

夢花河

郑峰

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



夢花河

周西復書



44.572
ZF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蓼花河/郑峰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 9
ISBN 7-5329-2186-7

I. 蓼… II. 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217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1.875 插页/3 千字/265
定 价	23.80 元

第一章

齐鲁大地上，有五岳之首的泰山，有养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以及数不清或险或峻或秀的山脉，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注入了勤劳智慧、豪迈勇敢、不甘凌辱、勇于反抗的品格。山东人的豪爽，山东人的忠诚，齐鲁大汉的伟岸，齐鲁之邦的礼仪，无不与黄河泰山血脉相连。

在沂蒙山脉的北部，有一座鲁山。在鲁山脚下，有一处旺盛奔涌长年不息的神农山泉，相传多少年来从未干涸过。在这股泉水蜿蜒北流的过程中，又容纳了无数小山泉、小溪流，这水流因纳百川而渐渐成了气候，到了鲁中般阳地界，竟成了颇有名气的蓼花河了。

蓼花河得名很简单，就是因为河的两岸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总会生出大片大片的近似芦苇状的嫩芽，经过阳光的沐浴、河水的滋润，到了夏天，河两岸的这些绿色植物就会开出一丛丛乳白色的小花朵，密处如繁星簇簇，稀处若晨星点缀，

镶嵌在碧绿的草地上，再配以丁丁冬冬的流水声，堪称是有声的画，无言的诗，煞是喜人。

到了该收获的秋天，那些原本不起眼的嫩芽儿，便会向人们献出一串串扁平而又如卵形的小果实。它们，被人们命名为蓼花。相传，是当年亲尝百草的神农氏，在此不慎被一只蜈蚣咬伤，他赶忙掏出身边的一包蓼花种子，就近取了一陶罐河水，放进蓼花种子便煮了起来。待水开之后，他先用这水清洗了伤口，又把一些种子含在嘴里嚼细了敷在伤处。没多久的工夫，神农氏那被蜈蚣咬过的地方，便消了肿，退了红，一如没有被咬过似的。当时，好心的神农氏为救护这一方百姓，就把仅存的一粒蓼花种子撒进了河里。眨眼的工夫，河的两岸便长出了那种开淡绿色小花、淡红色小花，散发着淡淡香味的植物。神农氏告诉人们说，这叫蓼花，茎叶有一股淡淡的辣味，全株蓼花可入药，具有消炎、解毒的作用。

蓼花河水顺流东去，有一条蓼花河川，流到般阳县东南山区的蓼花镇，又分出两条小河岔。西去的河岔流向了博山、莱芜。东去的河岔流向了青州、潍县，这便是蓼花河的主流，最后汇入淄水，北上入海。这河水冬春流量小，夏季流量大，可以行船载货。

顺蓼花河在山半腰有一条宽阔的旱路，是不知延续了多少年的一条南北大道，北达北京，南到南京，是鲁中山区诸县的大动脉。自古以来，许多军人武将、土匪山霸、当地豪强，在这条大道上演绎了无数或惊心动魄、或龌龊不堪、或可笑至极、或难置臧否的悲喜剧，使这条早已荒凉不堪的古道，也有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就说大道边上的这个蓼花镇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儿就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大集镇了。这个镇建在蓼花河西岸一处有几百亩山地的向阳坡前，东西南北跨河都有大石桥相通，周围古木参天，河水环绕。镇中间有一条宽阔的石板街路，路两旁楼房鳞次，店铺栉比，大商行、大客栈、大旅店、大酒楼、大赌场、青楼戏院应有尽有，小卖名吃荟萃，南北客商云集。这里的山货非常奇特。就说山蝎子吧，个大体长，毒性特别烈，清明节前收齐，经炮制后，天津的老客就来收购。还有大红山楂，外边的山楂最多切十二刀，这里的山楂，能切到十三刀、十四刀，上海的商人每年秋后都来收购，出口海外。这个集镇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白昼黑夜一样繁荣。有人说它是像上海一样的不夜城。据传说这里的商业之所以繁荣，因为早在晏婴为齐相时，他就下令在此镇设妓院，以吸引笼络外地商人。来这个镇上的人，南来北往的五行八作，商贾阔佬，泼皮流氓，兵痞恶霸，叫花子小偷，赌博的斗鸡走狗的，无所不有。

从此镇往东南去，有一竹林寺，建在一处深深的幽谷内。这里林木参天，翠竹丛丛，泓泓泉水，处处溪流，百花盛开，百鸟鸣唱，好一处人迹稀少的深山幽谷。山上有一洞，名曰鬼谷神洞，要经过一道山涧三道深谷才能走到。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鬼谷子曾在这儿修道成仙，并在这里教出了两个著名徒弟，一曰孙臆，二曰庞涓，而后才有了《孙臆兵法》，才有了孙庞斗智。鬼谷洞屡遭战火摧残。明末清初，这儿来了一位道行高远的和尚惠朴，经多年的修葺，这儿才有了玉皇大帝宝殿，有了观音菩萨宝殿，亭台楼阁，肃穆庄严，气魄非凡。因为有了这处宏伟建筑，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蓼花镇，才成了一个四通八达遍地黄金的旱码头。蓼花镇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

中，因战事、商贾、文化等需要，便有了烟馆、赌场、妓院等一应凡人所欲享受和追求的一切。在这里，只要你腰中有足够的钱，尽可以去享受、去购买。那年头，几乎没有一样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虽说这蓼花镇处在深山峻岭之中，距县城般阳也有四十里之遥。但是，由于这里地势险要，土特产闻名，而且又是般阳、益都、博山三县交界处，使它具有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它远在深山，所以许多犯了事的人便逃到这里逍遥；又因为它“鸡鸣听三县”，所以又有许多各怀心态的人来这里发展，因而使它热闹起来。

世间万物，有阴就有阳；人间万象，有贫就有富。蓼花镇上的王福贵，就是这一带家喻户晓的富户。王福贵的父辈是在省城济南吃了官司逃到这里来的。由于久居城市，有经济头脑，精于算计，来到蓼花镇后，推着小车四下里收购土产品，然后推到般阳城里去卖，从中赚点差价。风里雨里，吃尽了苦头；路上强人出没，受尽了煎熬。但一家人矢志不移，硬是推出个殷实人家。到王福贵这一代，因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济南的官司早已烟消云散，比父亲精明十倍的王福贵，便雇人把土产品销到济南，赚取更大的差价。几年时间，竟腰缠万贯了。王福贵并没有因此挥金如土，寻花问柳，声色犬马，而是用这些钱在般阳城里开了几个小作坊，生意越做越大，自己也成了蓼花镇有名的富户。同仁们劝他干脆搬到般阳城里住算了，可他却有自己的小九九，心想，这年月兵荒马乱，城里的人复杂，兵痞、大盗什么都有，哪有住在这山里的小镇上舒服？

其实，王福贵还有一个难言的心病，就是他的独生女儿王

屏梅。女儿生得秀丽乖巧，是百里挑一的人样子。要是住在城里，浮浪子弟满街都是，拈花惹草的商贾充斥街面，女儿岂不成了惹事的妖精？任凭你自己再正派，也禁不住那班人马天天不懈地进攻啊！一旦陷进去，那就说不定要出什么事。自古红颜多薄命的道理，王福贵是非常清楚的。还是住在乡下安稳，也让女儿多少学点生意上的事情。等自己在生意场上看好了那家商号的公子，就是倒提媒也行啊！

但是，为女儿王屏梅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的王福贵，说什么也没想到，被自己视为心头肉、掌中宝的女儿，竟在一次传奇经历中，爱上了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小子。想当年卓文君看中了“家徒四壁”的司马相如，那司马还有盖世之才呢！这个远离蓼花镇，跌落在大山折皱里的蓼花村的穷小子，除了有一身结实的腱子肉，还有什么呢？

这个人就是战天魁！

更让王福贵不可思议的是，自己金贵的大小姐看上了革命的战天魁不说，自己还要带着重礼去那个破得不能再破的院子里倒提媒，不仅脸面丢尽，斯文丢尽，威风丢尽，而且打掉牙还要咽在肚子里。

这里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出蓼花镇向东，沿蓼花河支流东行约有五里路光景，有一个神奇的村子——蓼花台。

说到蓼花台，在当地有一句俚语：“先有蓼花台，后有蓼花镇。”以此来说明蓼花台历史的久远。为什么叫做蓼花台呢？原来，在蓼花河流经该村时，右岸挨村的这一段，没有一株开淡绿色的花朵的蓼花杂陈其间，而是奇迹般地一律开红花，就像有人特意去挑拣过一般。于是，村里人自豪地把自己住的地

方叫做蓼花台。

蓼花台的大体趋势是东北低、西南高，呈倾斜的样子。蓼花台的左边，也就是东边，就是那条如练如带春夏秋冬不绝如缕的蓼花河。蓼花台的右边，也就是西边，则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慢慢爬升，和拱卫着村子南边的白虎山相连。村东就是村民们见缝插针开垦出的一块块田地。说这儿是个神奇的地方，除了那清一色的红色蓼花外，再是村子的南边生长着一片大约有二十亩地光景的在江北少见的竹林。万竿修竹，亭亭玉立，苍翠葱郁，老竹新芽，携左提右。常言说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可在这片竹林里，却只有一种鸟在里面繁衍生息，那就是喜鹊。有趣的是，这里的喜鹊不上树做窝，而是随地扒拉起一堆竹叶，踩平了就是它们的家。一位游方到此的风水先生看过蓼花台的地势之后，说蓼花台左青龙、右白虎，是个风水宝地，当出有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雄才大略的大人物；又按蓼花河文细为副，白虎山武壮为主，当是以武将居多。然而据《般阳县志》记载，该地自汉朝立名以来，从没有出过一位叱咤风云、纵横沙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名将，倒是来过几位才思敏捷的秀士。例如汉朝大儒郑玄，曾在这片大山中开院讲学；以“性灵说”而执清代诗坛牛耳的王渔洋，未曾发迹前也在此闭门攻读三年；那位凭借“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的赵执信，亦曾是郑玄办的郑公书院的门生。尽管多少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多识不了多少字，但因着世世代代的遗风，他们大都能够背得出几首唐诗宋词，也都能说得出口出前朝的掌故轶事。外地的戏班子来唱戏，在般阳城里可以洒脱自如，而来蓼花镇搭台子，却要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马虎，因为这里懂戏文、知历史的人太多了。

蓼花台村共有一百多户人家，村民大多姓郑。后来，谁也记不清是在哪朝哪年哪月，又有几姓外地人家因世居的黄土地变得吝啬起来，不能保证他们起码的衣食住行了，只好哭别了列祖列宗，扶老携幼地辗转流落到了蓼花台。蓼花台以哺育郑玄等大儒的古风之怀，接纳了他们，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自此之后，蓼花台上，凑足了郑、王、周、姬、战五姓。

沿着村里那条青石板铺成的坎坷小路逶迤而行，不多时便会走到村子的东南角上。这里有一道土墙拱卫着的四间草房，房子的主人叫战贵祥，今年五十六岁，中等的个子，略显单细的身板，一双让人一见难忘的眼睛，也许是因为积淀了太多的人生艰难，因而时时透出慈祥、无奈和失望的神情。纵横交错的满脸皱纹，除了证明他这一生的坎坷和辛劳之外，也使他的两个嘴角开始下沉，使原本就不善言辞的这个庄稼人，更加沉默寡言了。他的妻子赵桂兰，今年刚刚四十三岁，却因痼病而成年累月地躺在炕上，失去了从事田间劳作和操持家务的能力。两口子在近三十年的共同生活中，生了三个儿子，挣下近六亩山岭薄地和一套破败的院落，却落了一身的疾病。但赵桂兰每每想到自己的那三个儿子时，她那写满病容的脸上，就会浮现出一丝笑意、一份满足和一腔的自豪，那是她生命的全部，而恰恰就是这三个儿子撑起了她生活的信念。

这是一年中最受人们欢迎的季节——秋天。

富人们喜欢秋天，是因为他们觉得终于不再经受闷热的夏天的煎熬了，除了可以生活得轻松一些舒服一些之外，还可以有丰厚的收入，而在这些丰厚收入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心态坦然地猜拳行令，享受生活的意趣。他们可以附庸一些诸如“自古逢秋倍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之类的风雅，亦可无聊地制

造出一点“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所谓悲凉。穷人们喜欢秋天，是因为秋天可以使他们那件早已补丁擦补丁的夹袄可以多穿些时日。在这温凉适宜的秋天里，他们多是赤裸着上身，在田间劳作，至于那裸露着的皮肤是否会因此而变得又黑又粗糙，他们那饥肠辘辘的肚子，是顾不得这些的。他们除了考虑那省下一季衣服的磨损，至少会省下一个补丁和三尺丝线，也可能会因此而穿到明年而不用再添置新的衣服了之外，重要的是在秋天这个季节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各种野菜来充饥，省下那点可怜的粮食，到集市上去卖掉，以换些别的必不可少的生活日用品，或者留下来，以度来年青黄不接的春天。所以，对蓼花台的人来说，无论贫富，秋天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季节。

宇宙无声，暮气八合，秋天的夜开始慢慢地来了。战贵祥用耙子整平了准备种麦的一个地头后，把耙子往地头使使劲一杵，就势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把一下午劳作的疲乏，顺着双脚和双手注入了这片褐色的土地和那凉爽的夜色中。他抬头看了看那挂在天空的半个月亮，不慌不忙地就势坐了下来。燃烧禾叶的烟气，混合着新耕泥土的芳香，形成了一种令农人陶醉万分的气息，一下子灌注了他的全身，使他浑身酥软，竟萌生出了些许醉意，月亮在他眼里也朦胧起来。他从身后的腰带上取下了烟荷包和烟袋，把烟荷包往旁边一放，右手的烟袋锅子已经和地上的一块石头亲吻，发出了“啪啪”的声响。磕净烟锅的余烬之后，那个玉石烟嘴儿便有些迫不及待地含进了他那略显干瘪的嘴里，接着便从那烟管里发出“啾啾”的声响，烟管畅通无阻。这时，他才伸出粗糙皴裂的左手，在一块青石板上捏起一撮早已晒干的烟秸秆皮末，放在烟锅里按实，那把早已

被他摩挲得锃明瓦亮的火镰，开始有节奏地撞击握在右手的火石，一下、二下……随着“啪啪”的撞击声，火石上闪现出一道道蓝色的火星。忽然，那根紧紧和火石挨在一起火媒子，“噗”地冒出了火花。暗夜里，万籁俱寂，那一明一暗的火光，红红的，亮亮的，仿佛凝结着许多生活的痛楚与稼穡的辛劳。

天色慢慢地愈来愈暗，但是那吊在半空中的半个月亮，却在越来越暗的天幕的影衬下，显得益发明亮起来。温暖中时时透着清凉的夜风，温柔地弥漫了整个夜空。空气中，不时夹杂着一股股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等庄稼成熟时的那种特别的清香味，醉得每一个老农都不想回家了。

突然，“扑棱棱”的一声，地头柿子树上栖息的鸟儿，鸣叫着飞到了另一棵树上。战贵祥一惊之后，旋即又安静下来。沉浸在这天人合一的梦境里，他觉得惬意非凡。如果他是诗人的话，肯定会吟咏出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那样的词句了。

战贵祥吸完一袋烟后，欠起身蹲下来，用一块小石头细细地打磨着刚刚用过的镢头和耙子，直到镢头的铁板和耙子的九根铁齿闪着淡淡的蓝色没有了一星泥土之后，方才心满意足地把工具扛在肩上，走向回家的路。就在他刚刚走出几步远的时候，再次闻到了那股弥漫于空气中的庄稼成熟后的清香时，他的脚竟有些迈不动了，仿佛是钉在了那里似的。

猛然间，战贵祥扔掉肩上的农具，三步并作两步地回到了自家的那块地里，一头扑了下去，把脸深深地埋在了刚刚翻耙过的泥土里，久久地一动不动。他闻着刚刚翻耙过的泥土的味道，仿佛闻到了玉米谷子的清香，闻到了鸡鸭鱼肉的荤腥，听到了儿子娶媳妇时欢庆的唢呐声，看到了妻子年轻时健康生动

的眼神和身影，看到了在院子里追鸡撵狗的孙子的笨拙的身形……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天地！

大字识不了几个的战贵祥，虽然没有哲学家那样能穷天地之变化、察宇宙之端末的睿智，但他在五十多年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吃的是土，喝的是天！天地才是自己真正的父母！没有了她们，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静谧温馨的夜空中，断断续续地传来凄厉惨人的猫头鹰的叫声，让闻者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胆怯。因为在流传了多少代的传说中，人们赋予了猫头鹰太多的恐怖色彩，使这本来是自然界不可多得的益鸟，竟成了人文社会中的灾星和祸首。

战贵祥慢慢地从土地上爬起来，重新扛起地上的农具，快步往家里走去。在那所破败的院子里，还有一个和他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妻子，虽然她经年卧床不起，虽然她已不能为丈夫烧火做饭，也不能和他一块“锄禾日当午”，但只要有了她的三寸气在，那就是一个家，就是一轮永恒的太阳，就有人世间至真至正至美的温情。

“现在，她该饿了吧？”

战贵祥一边快步往家走，一边不由自主地想着，一种愧疚和自责，如同这无边的夜色，在他的心中蔓延开来。“真是的，这是怎么了？都五十多岁的人了，怎的又不知道早晚了呢？嗨！”

此时，战贵祥的妻子赵桂兰正坐在院中的梧桐树下，等着丈夫归来。

对赵桂兰来说，这是她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了。

患有痼病多年的她，漫长的冬天就是一个生死关。随着气

压的升高和气温的降低，那条呼吸的通道仿佛被人捏住了一半似的，她只能大张着嘴，不停地喘气。一旦有口痰在喉间卡住，她那原本蜡黄中泛着潮红的脸色，刹那间就会变得发起紫来，一阵窒息般的剧烈咳嗽，会使她像狗似的蜷缩在一床破旧的棉絮下痛不欲生。而每到此时，总会有一种生命将尽的感觉盘旋在她的心头。当姗姗而来的春姑娘，把那片昏黄苍凉的天地变得五彩缤纷充满生机的时候，她那条与人联系的通道，才开始变得畅通和流利起来，从而使她的整个身体也涌动着一般生命的活力。但她依旧需要躲在屋里，躺在炕上，她害怕不期而至的寒流，害怕反复无常的天气。一旦染上感冒，对她这个只剩下半条生命的人来说，便是一场灾难。而到了“环球同此凉热”的夏天，呆在屋里要比在外面清凉舒服些，何苦要搬来搬去的受罪呢？秋天，而只有这硕果累累的秋天，她才能在丈夫或儿子的搀扶下，走出屋子，走进大自然，痛痛快快地吸几口清爽的空气，让几乎闲暇到停止运转的大脑，再次行动起来，去感受生命的可爱、亲人的至情和自然界的恩赐。

然而今天，她却感觉到有些累了。

她此时最大的愿望，不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不是有一所豪华的宅院，而是盼望丈夫快些回来，快些扶她躺到炕上去歇一会儿。她感觉到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她怕自己全身酸痛的骨头和肌肉支持不到丈夫的归来，便要随着那习习的夜风，飘向那深邃辽远静谧无垠的夜空，然后在那里化作一缕轻风，一抹光亮，永远地消失。

就在这时，战贵祥扛着农具一步闯进了院子。

凭着冥冥之中的那份直觉，赵桂兰就知道是丈夫回来了。于是，她冲着那个黑影子说：

“贵祥，快把我扶到炕上去，我快累煞了！”

战贵祥赶忙把肩上的农具往地上一扔，快步抢到妻子的跟前，二话不说，抱起妻子就往屋里走去。当他看着妻子惬意地翻身，自由地呼吸之后，他才坦然地走进厨房，做起两个人的晚饭来。

庄稼人的晚饭既简单又快捷。晚饭过后，战贵祥便坐在屋门槛上，身体倚着门框，边抽着烟边想着地里的墒情：

“如果西坡里那两块地再不能及时种下，怕是就要干了，来年的麦苗就又不齐全了。就算趁着雨水补栽上几棵，也怕是难有好的收成。咳，啥时候咱自家也能有二十亩地一头牛，自己的孩子也能在家里种自己的地呢！”

就在战贵祥想着这些事的时候，忽然听见躺在炕上的桂兰问他道：“你今天咋回来的这么晚？”

战贵祥把自己闻到风中的庄稼气味以及自己趴在地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全都告诉了妻子，然后喜滋滋地对她说：

“可惜咱就是不会写字，要是会的话，把当时那些东西写下来，肯定很好看。”其实，战贵祥自己不明白，按他当时的所思所想，他已经是一位超古越今的圣哲了。可惜，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也不会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赵桂兰听完丈夫那“痴人说梦”般的想法后，长叹了一口气：

“贵祥，咱天罡已是二十五岁的人了，天正也二十二岁了，都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咱家里虽然穷了点，可咱那俩孩子，都没病没癖长得不赖，不管是家里的活儿还是地里的活儿，咱那孩子都是没的说。你就托东邻郑富贵家的给掂对俩人，只要没疤没麻，进咱屋门里能给咱孩子烧火做饭洗衣服就

成，啥长得好歹，咱又不是大户人家，不讲究那些。再说，你看我这个病秧子，说不准那口气倒不上来，就过去了。好歹我们母子一场，看着他们成了家，尝过抱孙子的滋味，我的差事也就完成了，死了也就死了。”说着说着，赵桂兰悲自心底起，继而弥漫全身，她只感觉到自己的鼻子一酸，那似乎早已是蓄势待发的眼泪，便立刻冲破眼睑的封堵，顺着脸颊倾泻下来。泪水落在胸前，打得衣襟“啪啪”直响。

战贵祥和妻子赵桂兰在近三十年的共同生活中，虽然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但从来没有因为生活中的那些琐事红过脸，而且每到歉收之年，赵桂兰除了自己要精心操持家务以外，还每每以母亲那宽厚旷达的胸怀，鼓起战贵祥挑战生活的勇气，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饥谨年月，从而建立起了肝胆相照、患难相恤的深厚感情。他们是夫妻，也是相知的朋友。可惜，赵桂兰那原本瘦弱的身体，经受不起饥谨生活的摧残，在五年前的一次感冒中，因无钱医治和长期营养不良，终于使咳嗽演变成了痼病。

在近三十年的共同生活中，赵桂兰为战贵祥生下了八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生下没几天就死了。第二个孩子，就是他们的长子战天罡，今年二十五岁，为人忠厚、老实、孝顺、勤快，他拥有一个中国农民所具备的所有特点，是庄稼地里的一个好把式，现在在三十里外小白村的姜老太爷家当长工。第三个、第四个是一对姊妹花。姐姐一出娘胎就魂飞云外重返天国了；妹妹虽欢欣雀跃地长到了两岁，结果一场水痘子，竟使一个精灵般的小女孩那粉红的脸庞上转瞬间变成了死亡的惨白，香魂一缕随风而去。第五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现在的二儿子，今年二十一岁，取名战天正。目前跟他哥一块在

姜老太爷家打工。此后的五年间，赵桂兰又先后生过三个孩子，而且都是男孩，结果却是去者自去，留者自留。第六个孩子只活了六天，就被俗称“脐风鬼”的脐带风夺去了生命。第七个孩子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铆足了劲大哭不止，直到第十三天夭折后方才闭上嘴歇了声。莫非他在投胎落草的一刹那，就已经知道做一个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民的儿子，是一件悲惨屈辱的事情，而转寻一个繁华柳荫地、温柔富贵乡的太平盛世去了吗？第八个孩子，是赵桂兰所生的最后一个孩子，也是他们的三儿子，今年十七岁。战贵祥常对人说，此子生下来之后，不但那哭声特别响亮，而且那小胳膊小腿都圆嘟嘟红扑扑的，一个劲地乱舞乱蹬，显得格外有力，宽宽的小脸上一对大大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透着一股机灵和睿智。战贵祥在欣喜之余，按着“七狼八虎”的说法，给自己的小儿子起了个“虎子”的乳名，同时为他取了个“战天强”的大号。

三个儿子是夫妇俩的命根子，是夫妇俩生活的全部希望和意义。每当厄运当头苦不堪言痛不欲生的时候，一想到三个儿子，夫妇俩马上就会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

战天强在蓼花河水的滋润和父母兄长的呵护下，慢慢地长大起来，而且长得比同岁的孩子几乎高出一头。

在他七岁那一年的春天，一个游方的卦师云游至此，坐在村里那棵据说是王渔洋亲手植的已有近三百年高龄的老槐树下面，“咣咣咣”地打过一阵手锣之后，从背囊之中取出一张画有阴阳鱼八卦图的布来铺在了面前。接着又打了一阵手锣，朗声说道：“贫道出家武当，华山开坛，粗通文武八卦，马前神课；铁板神术，奇门遁甲，也略知一二；风水术、阴阳宅，说来八九不离十；疑难杂症，药到病轻……”